



觉知的智慧

克里希那穆提
蒋海军 程悦提

译 著

J. Krishnamurti

CHOICELESS

AWARNESS

THE COLLECTED WORKS OF

J.KRISHNAMURTI



九州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

觉知的智慧

克里希那穆提
蒋海军 程悦提
译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觉知的智慧 / (印) 克里希那穆提著；蒋海军，程悦译。-- 北京：九州出版社，2014.10

(克里希那穆提集)

书名原文：Choiceless awareness

ISBN 978-7-5108-2803-4

I. ①觉… II. ①克… ②蒋… ③程… III. ①人生哲学—通俗读物 IV. ①B821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53027号

Copyright© 1991-1992 Krishnamurti Foundation of America

Krishnamurti Foundation of America,

P.O.Box 1560, Ojia, California 93024 USA

E-mail: kfa@kfa.org. Website: www.kfa.org

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J.Krishnamurti, please visit: www.jkrishnamurti.org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：图字 01-2014-4477

觉知的智慧

作 者	(印) 克里希那穆提 著 蒋海军 程悦 译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版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8,75
字 数	520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2803-4
定 价	78.00 元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出版前言

《克里希那穆提集》英文版由美国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编辑出版，收录了克里希那穆提 1933 年至 1967 年间（三十八岁至七十二岁）在世界各地的重要演说和现场答问等内容，按时间顺序结集为十七册，并根据相关内容为每一册拟定了书名。

1933 年至 1967 年这三十五年间，是克里希那穆提思想丰富展现的重要阶段，因此，可以说这套作品集是克氏最具代表性的系列著作，已经包括了他的全部思想，对于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历程和内涵，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。为此，九州出版社将之引进翻译出版。

英文版编者只是拟了书名，中文版编者又根据讲话内容，为每一篇原文拟定了标题。同时，对于英文版编者所拟的书名，有的也作出了适当的调整，以便读者更好地把握讲话的主旨。

克里希那穆提系列作品得到台湾著名作家胡因梦女士倾情推荐，在此谨表谢忱。

需要了解更多克氏相关信息的读者可登录 www.jkrishnamurti.org

org，或“克里希那穆提冥思坊”的微博：<http://weibo.com/jkmeditationstudio>，以及微信公众账号“克里希那穆提冥思坊”，微信号：Krishnamurti_KMS。

九州出版社

英文版序言

克里希那穆提1895年出生于印度南部的一个婆罗门家庭。十四岁时，他被时为“通神学会”主席的安妮·贝赞特宣称为即将到来的“世界导师”。通神学会是强调全世界宗教统一的一个国际组织。贝赞特夫人收养了这个男孩，并把他带到英国，他在那里接受教育，并为他即将承担的角色做准备。1911年，一个新的世界性组织成立了，克里希那穆提成为其首脑，这个组织的唯一目的是为了让其会员做好准备，以迎接世界导师的到来。在对他自己以及加诸其身的使命质疑了多年之后，1929年，克里希那穆提解散了这个组织，并且说：

真理是无路之国，无论通过任何道路，借助任何宗教、任何派别，你都不可能接近真理。真理是无限的、无条件的，通过任何一条道路都无法趋近，它不能被组织；我们也不应该建立任何组织，来带领或强迫人们走哪一条特定的道路。我只关心使人类绝对地、无条件地自由。

克里希那穆提走遍世界，以私人身份进行演讲，一直持续到他九十多岁高龄，走到生命的尽头为止。他摒弃所有的精神和心理权威，包括他自己，这是他演讲的基调。他主要关注的内容之一，是社会结构及其对

个体的制约作用。他的讲话和著作，重点关注阻挡清晰洞察的心理障碍。在关系的镜子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了解自身意识的内容，这个意识为全人类所共有。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，不是通过分析，而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，在这一点上克里希那穆提有详尽的阐述。在观察这个内容的过程中，我们发现自己内心存在着观察者和被观察之物的划分。他指出，这种划分阻碍了直接的洞察，而这正是人类冲突的根源所在。

克里希那穆提的核心观点，自 1929 年之后从未动摇，但是他毕生都在努力使自己的语言更加简洁和清晰。他的阐述中有一种变化。每年他都会为他的主题使用新的词语和新的方法，并引入有着细微变化的不同含义。

由于他讲话的主题无所不包，这套《克里希那穆提集》具有引人入胜的吸引力。任何一年的讲话，都无法涵盖他视野的整个范围，但是从作品集中，你可以发现若干特定主题都有相当详尽的阐述。他在这些讲话中，为日后若干年内使用的许多概念打下了基础。

《克里希那穆提集》收录了他中年及以后出版的讲话、讨论、对某些问题的回答和著作，涵盖的时间范围从 1933 年直到 1967 年。它们是他教诲的真实记录，取自逐字逐句的速记报告和录音资料。

美国克里希那穆提基金会，作为加利福尼亚的一个慈善基金会，其使命包括出版和发布克里希那穆提的著作、影片、录像带和录音资料。《克里希那穆提集》的出版即是其中的活动之一。

目录

出版前言 / 1

英文版序言 / 3

印度班加罗尔

为让真理降临，就应做到无为的觉知 / 2

认识自我，是持续不断地认识你的本来面目 / 14

讨论生活的目的，必须弄清“生活”“目的”是指什么 / 30

若想认识世界，必须了解自己 / 46

建立观念，对行动是有害的 / 61

认识“当下实相”，心灵要处在不做评判、不予谴责的状态 / 78

我的本来面目带来我与他人的关系 / 94

印度浦那

你做某事之前必须得认识你自己 / 114

实相是解决无数难题的唯一方法 / 126

基于某个念头行动，势必走向痛苦和悲伤 / 138

在无为中蕴含着非凡的行动 / 152

现代教育塑造不出完整的个体 / 167
创造力是没有“努力”的无为的存在状态 / 187
心智上的专门化意味着死亡 / 205
摆脱时间的制约 / 223

印度新德里

在当今文明里人的幸福为什么失去 / 242
我们的问题在于要带着觉知展开行动 / 246
当你停止思想，觉知才会到来 / 256
认识自我就可以终结痛苦 / 268

印度巴纳拉斯

想要摆脱痛苦，就应该从自身入手 / 288
唯有通过体验，才能发现事情的实相 / 296
改革不过是一种后退 / 310
记忆，绝非觉知之道 / 327
承认“当下实相”是最为困难的 / 336

美国加州

幸福与满足是不同的 / 356
仅仅聆听，既不接受也不排拒 / 366
信仰妨碍对自我的认知 / 379
什么是简单 / 391
专业化是一种绊脚石 / 404
什么是真正的宗教 / 421
扰乱，对于觉知是不可或缺的 / 433
观念局限了我们的行动 / 445

问题乃是我们自身思考方式的反映 /	458
能否在没有观念的情况下展开行动 /	470
服从是另一种形式的支配 /	483
生活的难题不需要方法 /	494
为什么我们被困在自我意识里 /	507
观念是一种逃避 /	520

英国伦敦

完整地应对生活的难题 /	534
理解个体方能认识个体与国家的关系 /	547
认识复杂的问题，需要寂静的心灵 /	559
因空虚孤独而寻求感受是逃离自我 /	570
心灵通过觉知迈入真正的寂静 /	580

PART 01

印度班加罗尔

为让真理降临，就应做到无为的觉知

我将尽可能多地回答一些提问，而不是发表演说。在这么做之前，我想就回答问题做几点说明。可以向我提出任何问题，但倘若想要得到正确的回答，那么问题必须也是正确的才行。如果提问者是个严肃的人，他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，热切地想要找到解决办法来应对某个格外困难的问题，那么很显然，他将会得到一个适合于该问题的答案。然而通常发生的情形是，报上来许多提问，有时候是格外荒唐的问题，尔后又要求解答所有这些问题。在我看来，提出一些肤浅的问题，然后期待得到严肃的解答，这简直是在浪费时间。我这儿有几个问题，我将试着从我所认为的最严肃的视角去进行解答。由于听众不多，所以容我提建议的话，若问题不是太清楚，你们可以打断我，这样你们和我就能够展开一下讨论了。

问：一个普通人能够做些什么来终结我们地方主义的问题呢？

克：很显然，分离主义的意识正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着。一场接一场的战争，导致了更多的分离主义、更多的国家主义、更多的主权政府，诸如此类。尤其是在印度，这种地方主义的纠纷问题正在与日俱增。原因何在？首先，显然是因为人们在寻找工作。越多相互分离的政府，就会有越多的工作。但这是一项极为短视的政策，难道不是吗？因为，最终，世界的趋势将会越来越指向联邦、同盟，而非不断的分裂。很明显，任何一个真正在思考这一形势的正派之人——这不仅仅是印度的问题，而是一个世界性的事务——都必须首先摆脱国家主义的局限，不仅是在有关国家的问题上，而且还要在思想、行动和感受上都挣脱国家主义的束

缚。毕竟，地方自治主义不过是国家主义的一个分支。从属于某个国家、种族、群体或是某种意识形态，很容易进一步地把人们划分开来，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和仇恨。显然，这种做法无法解决世界的无序。因此，我们每个人能够做的，便是高举非地方主义的大旗，我们可以不再是婆罗门^①，不再从属于任何种姓阶层或国家。可这极为困难，原因在于，因为传统、职业和倾向，我们被限定在了某种行为模式之中，从中突围而出绝非易事。我们可能很想逃离这一切，然而家庭、传统、宗教正统思想等等，这一切都成为了我们的绊脚石。只有真正寻求善意并心怀善意的人，只有渴望友好待人的人，只有这样的人，才能使自己摆脱所有这些导致混乱的局限。

所以，在我看来，若想结束有关地方主义的争论，一个人就得从自身开始做起，而不是坐等着其他人，坐等着立法、政府去展开行动。因为，毕竟，强制或立法并不能够解决问题。地方自治主义、分离主义的心态，从属于某个阶级、意识形态或宗派的心态，最终会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敌对。友善之花不是通过强制绽放开来的，诉诸强迫，显然并非解决之道。因此，摆脱这一切的正确做法，便是每个人、每一个个体、你和我应当消除地方主义、国家主义的思想，这难道不是走出这一困难的唯一之途吗？原因在于，只要心智不愿意处于一种敞开的、友好的状态，那么单纯的强制或立法就无法解决这一问题。所以，生存在某个团体、国家或群体里的我们，必须得从狭隘的分离主义的思想中突围而出——这显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。

困难在于，我们大部分人都怀有各种委屈和愤怒。我们许多人都认同以下看法：即我们应当冲破这一切，建立起一个崭新的世界，创立一套新的理念，诸如此类。然而当我们回到家里，环境的影响的强迫是如此的强大，以至于我们又退却了——这便是最大的困难所在，不是吗？理性层面，我们赞同地方主义这一观念是荒谬的，可是我们中很少有人

① 婆罗门，印度的上层人士。——译者

愿意坐下来去思考这整个的问题并且探明原因。从属于某个特别的群体，无论是社会行动还是政治行动的群体，都会导致敌对、分离主义。遵从某种意识形态是无法带来真正的变革的，因为，基于意识形态的变革只会引发不同层面的敌对，结果同样的状态还将继续下去。于是，显然只有当我们领悟到分离主义的行动的荒谬，某种意识形态、道德或组织化的宗教——无论是基督教、印度教或是其他任何组织化的、局限的宗教——的荒谬，那么这种地方主义的纠纷才会终结。

讨论：所有这一切听起来都非常令人信服，但要落实到行动则是十分困难的。正如您所说，当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，我们大部分人都与此刻身处这里的我们是截然不同的。尽管我们或许可以聆听您的教诲、思考您的言论，然而结果却得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，始终存在着一个“但是”。

讨论：针对组织化的宗教所展开的行动，或许本身就会形成一个组织化的宗教。

克：如何形成呢，先生？

讨论：例如，无论是耶稣基督还是罗摩克里希那^①，都不会希望出现组织化的宗教。人们围绕他们建立起了组织化的宗教，却把教诲的实质忘在了脑后。

克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干呢？难道不是因为我们渴望获得集体的保护，渴望感觉到安全吗？

讨论：所有制度都具有分离主义的性质吗？

克：它们注定如此。

讨论：即使从属于家庭也是邪恶的吗？

克：我从来没有使用过你所说的“邪恶”一词。

讨论：我们在否定我们的家庭制度。我们的家庭制度是古老的。

克：如果它被错用了，那么它显然就一定会被废弃掉。

^① 罗摩克里希那，近代印度教改革者。——译者

讨论：所以，机构本身不需要是单独存在的吗？

克：显然如此。邮局之所以不是单独的，是因为所有的团体都得使用它，它是共有的。所以，为什么个体的人觉得从属于某个宗教组织、团体、俱乐部等等是如此重要呢？原因何在？

讨论：没有关系也就无所谓生活了。

克：当然。可是为什么要渴望与其他隔离开来呢？

讨论：有自然的关系以及非自然的关系。家庭便是自然的关系。

克：我是在问：干嘛要渴望从属于某个排外的、单独的群体呢？让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，而不是急急表明立场。为什么我要从属于某个阶级或国家呢？为什么我自称是印度教教徒？我们为何要抱持这种排他的心态呢？

讨论：是因为自私。自我的权力。

克：抛出一两个词语，并不代表解答。是某种动机、驱动力或意图让我们去从属于某个群体的。原因何在？探明根源难道不重要吗？为什么一个人要称自己是德国人、英国人、印度人、俄国人呢？很明显，他之所以渴望与某个事物进行认同，是因为与某个庞大的事物认同，会让一个人感觉到重要，不是吗？这便是根源所在。

讨论：也不尽然。例如，印度社会里的贱民属于一个极其卑微的阶层，他是不可能对这个感到骄傲的。

克：但正是我们让他处于这种处境的。为什么我们不邀请他进入到我们自己的阶层里来呢？

讨论：我们试图去邀请他。

克：可为何个体要让自己去认同更伟大的事物，认同国家，认同某个超越自身的理念呢？

讨论：原因是，从个体出生的那一刻开始，某些观念就被渐渐地灌注给了他。这些理念发展起来，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奴仆。换句话说，他受到了如此的限定。

克：没错。他受到了如此大的局限，以至于无法摆脱自己的奴仆身份。

一个人之所以会去认同某个更大的事物，是因为他渴望通过从属于某个思想或行动的群体来获得安全与确定。先生们，这是显而易见的，不是吗？我们的内心如此的空虚，我们胆怯不已，害怕独自一人，于是便会渴望与更加庞大的事物进行认同。在这种认同中，我们变得格外的排他。世界便是这番景象，这绝非我的一己之见，而是确实在上演着的情形。当危机袭来的时候，就会激起宗教层面或国家层面的认同。这一问题如此巨大，不单单是在印度，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这种与某个群体进行认同的意识。该群体逐渐变得排外起来，结果也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敌对跟仇恨。所以，这就是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把国家主义、民族主义视为地方自治主义、分离主义去对待，这里面还包含了与某个组织化的宗教进行认同。

讨论：我们干吗要让自己去认同这些呢？

克：原因很简单，假如我们没有跟某个事物相认同，那么我们就会感到困惑、混乱和迷失。出于恐惧，我们让自己跟这一切认同，以便获得安全感。

讨论：恐惧什么呢？难道无知不胜于恐惧吗？

克：你爱怎么称呼都成，无论是恐惧还是无知——因为这二者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，问题的关键实际上在于：你和我能否挣脱恐惧的束缚？我们能否一方面特立独行，一方面又不排他？特立独行并不是排他，单纯的独自、唯一才是排他。这显然是解决该问题的不二之途，因为个体是一种世界性的过程，而非分离的、单独的过程。只要个体去认同某个群体或部门，就一定会抱持排他的立场，结果也就势必会引发敌对、仇恨与冲突。

问：人必须首先懂得何谓神，尔后方能认识神。您打算如何向人引介神的观念，同时又不会把神降到人的层次呢？

克：你无法做到这个，先生。寻求神，这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？而这种寻求是否是真实的呢？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，寻求神，不过是在

逃避现实。所以，我们必须在内心非常清楚地知道，这种对于神的寻求，究竟是一种逃避，还是在寻求所有事物中的真理——在我们的关系、事物的价值、观念中的真理。如果我们之所以寻求神，仅仅是因为对这个世界及其种种不幸心生厌倦，那么这种寻求就只是一种逃避。于是我们便创造出了神，结果它也就并非是真的神。很显然，那些供奉神的庙宇，那些记载、讴歌神的书籍，都不是神——而是一种最佳手段的逃避。但倘若我们努力去寻觅真理，不是在一系列排外的行动中，而是在我们全部的行动、观念与关系中去探明实相，倘若我们渴望对衣食住行这一切做出正确的判断，那么，由于我们的心灵能够实现澄清和觉知，所以，当我们寻求实相的时候，便会找到它了。于是这种寻求也就不会是逃避了。可如果我们对于世间种种——衣食住行、关系、理念——混乱、困惑不已，那么我们如何能够找寻到实相呢？我们只会创造实相。因此，一个倍感困惑与混乱的心灵，一个深受局限和束缚的心灵，是无法认识神、真理或实相的。这样的心灵，怎么可能思考实相或神呢？它必须首先让自己摆脱限定。它应该让自己从自身的局限下解放出来，显然，唯有那时，而不是在这之前，它才能够懂得何谓神。实相是未知的，凡已知的皆非真实。所以，一个渴望认识实相的心灵，应该挣脱自身的局限，这种限定是由外在或内在施加的，只要心灵制造着关系里的争斗与冲突，那么它就无法领悟实相。因此，假若一个人想要去认识实相，他就必须怀有一颗宁静的心灵。可如果心灵被迫使、被训练做到宁静，那么这种宁静本身就是一种局限，它不过是一种自我催眠罢了。只有当它理解了那些将其团团包围住的价值观念，才会实现自由，步入安宁之境。

所以，若想认识那至高的实相，我们就得从低处开始，就得由近及远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必须发现自己每日都在忙于其中的事物、关系、理念的价值。如果没有认识它们，那么心灵如何能够寻找到实相呢？它可以创造出“实相”，可以复制实相，可以模仿实相，因为它博览群书，它可以重复他人的经验。但是很显然，这并非是真实。若想体验真实，心灵就得停止去制造，原因是，无论它制造出来的是什么，都依然处于时间